

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测度及其驱动因子研究

陈静^a, 吕雁琴^{a, b}, 潘云峰^a

(1. 新疆大学 a. 经济与管理学院; b. 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以新疆全区和14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从产业规模集聚度、产业空间集聚性和产业内部关联度3个维度展开测度2007—2019年新疆整体以及各地州市旅游产业集群状况,并揭示旅游产业集群背后的驱动因子。研究表明:(1)从全疆层面看,新疆旅游产业整体具有了一定的专业化水平,旅游产业集群趋势更加明显。(2)从地州市层面看,新疆内部表现为横向发展,呈现出由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趋势,但南北疆发展差异较大。(3)从驱动因子类型看,北疆多以服务消费型、南疆多以环境友好型驱动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

关键词: 旅游; 产业集群; 空间集中指数; 地理探测器; 驱动因子; 新疆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21)05-0107-06

doi: 10.3969/j.issn.1003-2363.2021.05.018

0 引言

旅游产业集群是旅游产业在特定空间区域不断集聚的静态结果,它对增强区域旅游产业实力、实现跨区域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旅游业“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全面推进跨区域资源要素整合,加快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构筑新型旅游功能区,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体现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一种创新活动,旅游产业集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1]。新疆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主要门户和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效益突出,2018年和2019年的旅游收入和旅游接待人次,均以超过40%的增长率实现“井喷式”增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新疆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旅游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自治区政府适时提出“旅游兴疆”战略,全力将旅游产业打造成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都为新疆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因此,对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现状的测度及其背后驱动因子的探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旅游产业集群的研究,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发表的《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2],经由国际集群协会引入旅游产业,并继承了波特以区域集群获取竞争优势为根本目标的思路。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和多个国家(地区)的实践证明^[3-5]。国内开始多以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6-7]、特征^[8-9]研究为主,目前对旅游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逐渐

增多,且以旅游产业集群的测度^[10-13]、竞争力评价^[14-15]、经济效益^[16]和与区域经济互动^[17-18]等研究为主。关于旅游产业集群的测度方法,大多采用区位熵法对某一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测度^[11-13,16,18],运用灰色关联度系数和产业链关联系数判定旅游产业的内部关联情况,采用空间集中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测算旅游产业的空间集中程度^[11-13]。对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和机理研究多从定性的角度展开^[11,17]。

综上,虽然国内外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逐渐增多,但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测度与评价尚未形成较为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且较为缺乏对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现状进行测度,以及从定量角度探究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因素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从产业集聚和产业联系这两个识别旅游产业集群的基本标准出发^[19],选取产业规模集聚、产业空间集聚、产业内部关联3个维度,先对新疆旅游产业集群整体状况进行识别分析,再测算和评价新疆14个地州市旅游产业集群的具体情况,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新疆旅游产业集群背后的驱动因子,以期新疆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拥有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辽阔的疆域使得新疆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旅游业目前已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全新支撑点。基于新疆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以及促成旅游产业集群的必要性,本研究以新疆及其14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8—2020年)、各地州市统计公报,部分数据来源于新疆旅游局官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中国统计年鉴》(2008—2020年)。

收稿日期: 2019-11-29; 修回日期: 2021-08-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JY211); 新疆大学“双一流”建设中央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 陈静(1995-),女,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经济学研究(E-mail: lollyc@163.com)。

通信作者: 吕雁琴(1973-),女,山东郓城县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xjdxlyq@sina.com)。

1.2 研究方法

1.2.1 旅游产业规模集聚度评价方法——区位熵法。通过旅游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反映旅游产业的规模和集聚程度是旅游产业集群识别的重要途径之一。较常用的测度方法是区位熵法,本研究用 LQ 表示。较常用的测度方法是区位熵法,具体用地区旅游总收入占其 GDP 比重与其所在区域的旅游总收入占区域 GDP 比重衡量,计算公式参见冯卫红^[10]的研究。 $LQ > 1$,说明地区旅游产业规模集聚度高。在大多已有相关研究里 $LQ > 1.12$ 即可表明该区域产业实现了高水平的专业化^[10]。

1.2.2 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评价方法——空间基尼系数与空间集中指数。① 旅游产业空间基尼系数主要用来衡量区域旅游产业在该区域空间的集聚程度,用 G 表示。具体用一个区域中各地区旅游产业收入占该区域旅游产业总收入比重与该地区 GDP 占该区域 GDP 比重的平方差之和来衡量^[12]。② 空间集中指数用于表明某项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程度,因原有公式计算结果较为粗略,难以反映集中地区的历年变化情况,在参考李田等^[12]计算公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修正,并新增一个判别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衡量指标——潜力地区,以此看出具有旅游产业集聚潜力的地区发展轨迹,修正后的空间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

$$C^* = 1 - \frac{H - \Delta}{T} ; \quad \Delta = \frac{\sum_{i=1}^d Y_i - \frac{1}{2} \sum_{i=1}^n Y_i}{Y_d}。$$

式中: C^* 为修正后的集中指数,值越大,旅游产业集中度越高; H 为区域中占区域旅游总收入一半的地区数之和(地区旅游收入从高到低排序); T 为地区数量; Δ 为修正差; Y_i 为地区 i 的旅游收入 $i = 1, 2, \dots, n$ (按地区旅游收入由高到低排序); Y_d 为累计至区域旅游总收入一半

时最后一个地区 d 的旅游收入,则地区 $d + 1$ 为潜力地区。

1.2.3 旅游产业关联度评价方法——灰色关联度和产业链关联系数。①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主要根据各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体现其关联程度,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同程度越高则两者关联度越大。计算步骤详见任宏伟等^[20]的研究。② 旅游产业链关联系数用于衡量旅游产业在区域服务业中的活动情况,用 S 表示。具体用地区旅游总收入与其第三产业产值之比衡量^[11],比值越大说明旅游产业活动性越强。

1.2.4 旅游产业集群驱动因素测度方法——地理探测器模型。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测量空间异质性并探究其背后驱动力的新工具,其核心是:如果某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化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具有一致性,那么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21]。地理探测器共包含 4 个探测器,本研究运用因子探测揭示驱动 2019 年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因素,探测某因子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旅游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异,用 q 值度量,计算公式参考王劲峰等^[21]的研究:

$$q = 1 - \frac{1}{N\sigma^2} \sum_{h=1}^L N_h \sigma_h^2。$$

式中: N 和 N_h 分别为全区和层 h 的单元数; L 为被解释变量或各驱动因子的分层数; σ^2 和 σ_h^2 分别是全区和层 h 的方差。 q 取值 $[0, 1]$,值越大说明驱动因子的影响程度越高,反之则越弱。

2 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测度与评价

2.1 全疆层面的整体识别分析

选取 2007—2019 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灰色关联度 3 个评价指标,对全疆层面的旅游产业集群状况进行整体识别分析(表 1)。

表 1 2007—2019 年新疆旅游产业区位熵和空间基尼系数

Tab. 1 The location entropy and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of Xinjiang tourism industry from 2007 to 2019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LQ 值	1.436	1.365	1.176	1.479	1.451	1.600	1.604	1.330	1.822	2.276	2.536	3.187	3.992
G 值	0.079	0.093	0.083	0.078	0.071	0.048	0.047	0.032	0.028	0.017	0.023	0.029	0.050

2.1.1 旅游产业规模集聚度评价。选取新疆和全国 2007—2019 年旅游收入与 GDP 数据,计算得出新疆旅游产业区位熵值,发现历年 LQ 值均已超过 1.12 的临界值,且从 2014 年开始,以 24.593% 的年均增速上升至 2019 年的 3.992,说明新疆旅游产业早已具备一定的旅游产业集聚,且近年来发展态势强劲。

2.1.2 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性评价。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全疆层面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性,计算结果表明,新疆旅游产业 G 值较小,且在 2008—2016 年均呈下降趋势,从 2017 年开始逐步回升,说明相对于各地州市总体经济发展速度,旅游产业的发展速度较低,导致空间集聚力不强,但 2017 年 G 值的回升进一步体现出近年来

新疆旅游产业的迅速扩张和空间集聚度的提升。

2.1.3 旅游产业内部关联度评价。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已有研究^[11],选择 2007—2019 年新疆入境旅游消费及构成的 9 个环节进行计算,具体包括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商品销售、娱乐、邮电通信、市内交通和其他服务,得到各行业的关联度值分别为 0.778, 0.773, 0.852, 0.922, 0.647, 0.766, 0.815, 0.746, 0.790。可以看出,其中与旅游总收入关联度最高的行业是餐饮,然后是住宿和邮电通信,最小的是商品销售。按照需求弹性大小可以把旅游消费分为基本旅游消费与非基本旅游消费,基本旅游消费包括“食、住、行”,即餐饮、住宿、长途交通和市内交通;非基本旅游消费主要包括

“购、游、娱”即商品销售、游览、娱乐等。非基本消费支出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产业发达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地区旅游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30%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低警戒线^[22]。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疆旅游产业基本消费占比较大,非基本旅游消费占比较小,说明旅游产业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应注重拓展非基本旅游消费渠道,打造高质量多模式的旅游产业链结构,增强新疆旅游产业内生动力。

2.2 地州市层面分析

选取2007—2019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统计数据,运用区位熵、空间集中指数和产业链关联系数3个评价指标,分析各地州市产业集群的变化过程,进而细化对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综合评价。

2.2.1 旅游产业规模集聚测度。根据区位熵公式,计算2007—2019年新疆14个地州市旅游收入区位熵均值(表2)。从表2看出, LQ 值大于1的地区有4个,分别是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伊犁州,说明这4个地区旅游产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集聚程度明显,主要以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旅游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

从 LQ 值的变化趋势看,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的地区有8个,分别是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昌吉州、伊犁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州和博尔塔拉州,其中有7个地区位于北疆,且昌吉州和博尔塔拉州分别以16.942%和7.743%的年均增速成为全疆发展速度最快的两地。其余地区 LQ 值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有4个地州位于南疆,说明新疆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南北疆非均衡发展特征。

2.2.2 旅游产业关联性测度。从旅游产业链关联系数 S 均值看(表2),不足0.2的地区有8个,说明新疆各地州市旅游产业关联度普遍较低。大于0.2的地区中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表现突出, S 均值分别达到0.861和0.748,说明其旅游产业活动非常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上依附于旅游产业。其余地区旅游产业活动普遍较弱。从 S 值变化趋势看,各地州均呈正向增长状态,但也表现出较大的发展差异,其中昌吉州变化幅度最大,在全疆14个地州市中以年均29.358%的增速发展,从2007年的倒数第三发展到2019年的正数第四,体现出强劲的旅游产业发展活力。

表2 2007—2019年新疆14个地州市旅游产业区位熵和关联度

Tab.2 Location entropy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of the 14 prefectures and cities in Xinjiang from 2007 to 2019

指标	乌鲁木齐市	克拉玛依市	吐鲁番市	哈密地区	昌吉州	伊犁州	塔城地区	阿勒泰地区	博尔塔拉州	巴音郭楞州	阿克苏地区	克孜勒苏州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
LQ 均值	1.498	0.318	2.112	0.757	0.836	1.248	0.392	3.046	0.668	0.443	0.322	0.693	0.663	0.721
LQ 增速/%	-3.371	6.688	4.441	-9.904	16.942	4.806	3.765	1.544	7.743	7.718	-7.134	-9.208	-5.807	-5.087
S 均值	0.225	0.179	0.748	0.154	0.384	0.397	0.119	0.861	0.173	0.206	0.075	0.101	0.144	0.127
S 增速/%	7.884	10.584	12.467	4.927	29.358	14.328	15.175	11.656	22.152	16.427	3.433	2.739	4.014	3.744

2.2.3 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测度。运用修正的空间集中指数测度各地州市旅游产业空间集聚性,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看出,2007—2009年 C^* 值较高且呈缓慢上升趋势,说明这三年新疆旅游产业非常集中,且主要在乌鲁木齐市。2010—2019年 C^* 值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且集中地以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州为首,直到2017年出现昌吉州,说明新疆旅游产业集聚圈正在逐步扩大,但扩散速度较为缓慢。另外,从集中地区看,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州一直是新疆旅游产业空间集聚高地,昌吉州从2014年开始出现在潜力地区,并在2017年进入集中地区,2018年已经超过伊犁州,成为继乌鲁木齐市之后的全疆第二位,说明近几年来昌吉州旅游产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发展潜力巨大。从潜力地区看,阿勒泰地区共出现8次,说明阿勒泰地区旅游产业优势明显,而且旅游产业已成为阿勒泰地区的主导性产业。吐鲁番市是2010年和2016年的潜力地区,其旅游产业相较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且处于不断上升发展的态势。喀什地区是2009年的潜力地区,说明喀什地区旅游产业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近十年发展情况较差,需要

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重新拉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2.2.4 旅游产业集群综合评价。综合考虑产业区位熵、空间集中系数和产业关联度三项指标模型的理论定义、计算结果及其对旅游产业集群的解释程度,按照合理均分对区位熵和产业关联度赋予相同的权重4,对空间集中指数赋予较低的权重2,其中集中地区和潜力地区的权重分别为1.5和0.5,求三项均值加总即为新疆14个地州市旅游产业集群的综合评价。根据结果,将新疆各地州市旅游产业集群分为四种类型:优势区(9, +∞)、实力区(6, 9]、潜力区(3, 6]、劣势区(0, 3]。①优势区。该类型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早,知名度高,吸引力强,已形成竞争力强、集聚度高的旅游产业,属于资源导向型集群,包括阿勒泰地区(15.898)和吐鲁番市(11.475)。阿勒泰地区有5A级景区3个,是全疆5A级景区最多的地区,这些景区是来疆旅游者的必游之地,加之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使这两个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处于全疆领先地位。②实力区。该类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整体经济实力雄厚,旅游产业竞争力较强,属于市场导向型集群,包括乌鲁木齐市(8.207)和伊犁州(7.830)。

表 3 2007—2019 年新疆 14 个地州市旅游产业空间集中度

Tab. 3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in 14 prefectures of Xinjiang from 2007 to 2019

年份	集中地区数量/个	集中地区(从高到低排序)	潜力地区	集中指数	修正差(Δ)	修正集中指数(C^*)
2007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857	0.452	0.889
2008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857	0.683	0.906
2009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喀什地区	0.857	0.790	0.914
2010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吐鲁番市	0.857	0.307	0.879
2011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857	0.307	0.879
2012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857	0.351	0.882
2013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857	0.382	0.884
2014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昌吉州	0.857	0.307	0.879
2015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昌吉州	0.857	0.307	0.879
2016	2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吐鲁番市	0.857	0.051	0.861
2017	3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昌吉州	阿勒泰地区	0.786	0.991	0.857
2018	3	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786	0.832	0.845
2019	3	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	0.786	0.810	0.844

作为首府,乌鲁木齐市是新疆政治、经济、信息和交通的中心,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往来客流量大,要素集结优势明显,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伊犁州素有“塞外江南”“花城”等美称,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是全疆景区最多的地区,优异的自身条件和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让伊犁州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力。③ 潜力区。该类地区旅游资源较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具有一定潜力,但竞争力不强,旅游景区质量有待提升,包括昌吉州(5.343)、哈密地区(3.643)、和田地区(3.390)、博尔塔拉州(3.363)、喀什地区(3.263)、克孜勒苏州(3.178)。昌吉州景区总数居全疆第三,从各项指标的测算结果看出近年来昌吉州旅游产业发展非常迅速,2019年区位熵值达到2.314,超过吐鲁番位居全疆第二,说明昌吉州旅游产业集群已较为显著;喀什有5A级景区2个,景区总数居全疆第二,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州都属于南疆贫困地区,近十一年旅游产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不断倒退的状态,说明南疆亟需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④ 劣势区。该类地区旅游资源种类较少,旅游资源知名度较低,旅游产业竞争力弱,专业化程度低,包括巴音郭楞州(2.595)、塔城地区(2.044)、克拉玛依市(1.988)、阿克苏地区(1.587)。其中,克拉玛依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以及新疆重点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城市,该地区以石油产业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旅游资源种类较少;巴州有5A级景区两个,塔城地区和阿克苏地区景区总数较多,分别居全疆第五和第七,但并未带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应制定有效政策,充分开发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推动旅游产业加速发展。

3 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驱动因子

结合已有研究及上述分析可知,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当地的旅游资源质量、旅游基础设施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旅游环境质量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因此,从这五方面出发,建立驱动因子探测指标体系,指标选取及探测结果如表4所示。

由于地理探测器针对类别数据的算法更优于连续数据,因此,借助ArcGIS软件将各探测指标数据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分为五类,再通过地理探测器计算出结果,其中因变量为2019年新疆各地州市旅游产业集群的综合评价值。先以全疆14个地州市为因变量探测各因子对旅游产业集群的影响力,发现探测因子 q 值普遍较低,其中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公共设施0.482,其次是交通设施0.451和旅游产品效益0.413。考虑到北疆和南疆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发展差异特征,以处于北疆的地区和处于南疆的地区分别作为因变量测算,结果发现特定探测因子的决定性作用有所显著。

如果认为 q 值大于0.5的探测因子为核心驱动因子,从北疆看,主导各地州市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核心驱动因子依次是餐宿服务、交通设施、乡村旅游、生态净化、公共设施、中介服务和经济发展。从南疆看,核心驱动因子影响力更加突出,依次是生态净化、乡村旅游、空气净化、环境卫生、餐宿设施、餐宿服务和人文资源,其中除了人文资源和餐宿服务为0.771外,其余均在0.9以上,说明以上驱动因子基本主导了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从五大驱动因子类型均值看,主导北疆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是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基础设施质量,而南疆各探测因子类型影响力普遍较高,除了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外均对南疆旅游产业集群产生核心驱动力,其中以旅游环境质量最为突出。另外,在五大类型影响力中,北疆仅有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经济发展质量高于南疆,说明北疆多以服务消费型、南疆多以环境友好型带动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

从各驱动因子来看,旅游资源质量中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对全疆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驱动力差异较小,但分区后自然资源对北疆的驱动力更大,人文资源对南疆产生显著的核心驱动力,说明北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具优势,而南疆在文化旅游方面更有发展潜力。与

表4 驱动因子探测指标体系及探测结果

Tab. 4 Driving factors detection index system and detection results

一级指标	驱动因子探测指标		探测结果 q 值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全疆	北疆	南疆
旅游资源质量	X_1 自然资源	4A 和 5A 级景区数量	0.319	0.453	0.357
	X_2 人文资源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0.316	0.316	0.771
	均值		0.318	0.384	0.564
旅游基础设施质量	X_3 公共设施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固定总投资比重	0.482	0.575	0.348
	X_4 交通设施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投资占固定总投资比重	0.451	0.778	0.367
	X_5 餐宿设施	住宿餐饮投资占固定总投资比重	0.054	0.184	0.900
	均值		0.329	0.512	0.538
旅游服务质量	X_6 中介服务	旅行社数量	0.194	0.519	0.124
	X_7 餐饮服务	星级饭店数量	0.265	0.881	0.771
	X_8 乡村旅游	农家乐数量	0.308	0.637	0.996
	均值		0.256	0.679	0.631
旅游经济发展质量	X_9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0.354	0.501	0.358
	X_{10} 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总额	0.257	0.365	0.197
	X_{11} 产品效益	景区数量与地区旅游收入比	0.413	0.487	0.024
	均值		0.341	0.451	0.193
旅游环境质量	X_{12} 生态净化	森林覆盖率	0.263	0.623	0.996
	X_{13} 空气净化	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比例	0.058	0.156	0.924
	X_{14} 环境卫生	生活垃圾处理率	0.119	0.238	0.920
	均值		0.147	0.339	0.947

全疆层面影响力表现较为一致,北疆具有较强的公共设施和交通设施影响力以及较弱的餐宿设施影响力,南疆则刚好相反,说明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效带动了整体基础设施质量,进一步驱动了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旅游服务质量在空间上高度体现了与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一致性,而乡村旅游服务对南疆影响力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南疆旅游产业多以小型特色旅游服务为主,规模化、专业化的旅游中介服务体系相对较少。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对全疆和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解释程度普遍不高,对北疆的解释程度较高,进一步说明北疆旅游产业集群具有经济效益驱动型特征。旅游环境质量表现出与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高度一致性,进一步体现了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环境友好型驱动特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新疆旅游产业整体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水平,旅游产业集群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新疆内部表现为横向发展,即各地州市都加大了对旅游产业的重视程度和发展力度,呈现出由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趋势。然而,新疆旅游产业内部结构亟待完善升级,目前主要以基本旅游消费为主,今后应注重建立非基本旅游消费渠道,以增强新疆旅游产业的内生力,促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从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探测结果看,主导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成因更具服务消费型特征,主导南疆旅游产业集群的成因多具环境友好型特征。今后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关引导政策,推动各地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4.2 建议

(1) 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处于潜力区和劣势区的和田地区、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博尔塔拉州、塔城地区、巴音郭楞州等,虽然旅游景点不少,但交通、食宿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极大地降低了旅游消费者的体验感,减少了旅游消费人群。政府应不断完善旅游产业落后地区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做好旅游基础服务工作,确保新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2) 推动智慧旅游体系建设。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模式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空间成本,促进了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增大了同行业的竞争力。属于实力区的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产业集群效应明显,发展国际化旅游优势显著。政府和企业要充分利用网络环境创造的有利条件,广泛运用自媒体、官方网络账号等新型宣传媒介,促进旅游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品质化、信息化发展,推进旅游产业业态改进和现代化进程。

(3) 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和产品。新疆不仅要挖掘释放各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潜能,还必须注重旅游产业集群模式和产品的创新,尤其针对旅游产业知名度高、集聚度强的地区,比如处于优势区的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在巩固现有优势的同时注重对新型旅游产品和模式的开发,加强旅游产业间的联系,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消费者。

参考文献:

- [1] ODINOKOVA T. Tourism Cluster as a Form of Innovation Activity [J]. Economics, Ecology, Socium 2019, 3(2): 1-11.

- [2] 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李明轩, 邱如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63 – 115.
- [3] JACKSON J. Developing Regional Tourism in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ctivating Business Clusters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4): 695 – 706.
- [4] NOVELLI M, SCHMITZ B, SPENCER T. Networks,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A UK Experienc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6): 1141 – 1152.
- [5] ESTEVAO C, NUNES S, FERREIRA J *et al.* Tourism Sector Competitiveness in Portugal: Applying Porter's Diamond [J]. *Tourism & Management Studies* 2018 14(1): 30 – 44.
- [6] 尹贻梅, 陆玉麒, 刘志高. 旅游产业集群: 提升目的地竞争力新的战略模式[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8): 22 – 25.
- [7] 庄军. 旅游产业集群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9 – 28.
- [8] 麻学锋.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5 18(8): 73 – 75.
- [9] 聂献忠, 刘泽华, 章锦河, 等. 我国主题旅游集群的成长及其空间特征研究[J]. *人文地理* 2005 20(4): 65 – 68.
- [10] 冯卫红. 旅游产业集群判定和识别探讨[J]. *经济问题* 2008(2): 120 – 122.
- [11] 罗旋. 新疆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1: 33 – 53.
- [12] 李田, 黄晨红, 张伟, 等. 河北省域地市旅游产业集群实证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2): 101 – 105.
- [13] 倪向丽, 吕宛青, 张冬. 基于区位熵的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55 – 60.
- [14] 陈秀琼.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与竞争力评价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7: 118 – 153.
- [15] 田晓霞, 罗芬芬, 许胜德, 等. 新疆大喀纳斯旅游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J]. *干旱区地理* 2012 35(4): 663 – 670.
- [16] 赵华, 于静. 山西省旅游产业集群的集聚度测算和经济效应分析[J]. *经济问题* 2016(3): 102 – 106.
- [17] 贺小荣, 胡强盛. 湖南省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18 38(7): 209 – 216.
- [18] 王兆峰, 霍菲菲. 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测度[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2): 94 – 98.
- [19] 王兆峰.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条件与识别方法[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 28(3): 63 – 67.
- [20] 任宏伟, 张吉献.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河南旅游业发展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1 30(3): 89 – 92.
- [21]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 – 134.
- [22] 王钦安, 孙根年. 内蒙古入境旅游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对国民消费的贡献[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5): 94 – 99.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in Xinjiang

CHEN Jing^a, LYU Yanqin^{a, b}, PAN Yunfeng^a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Center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Xinjia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entire region of Xinjiang and its 14 prefectures and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t's carried ou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scale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rnal relevance, measured the situ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s in overall Xinjiang and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cities from 2007—2019, and further reveale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njiang, Xinjiang's tourism industry as a whole has a certain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s has become more obvious in recent year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fectures and cities, Xinjiang's internal performance is horizontal development, showing a development trend from partial to comprehensive, but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Xinjiang is quite different. (3)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detectio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s is mostly driven by service consumption in northern Xinjia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 southern Xinjiang.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s.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ial cluster; spatial concentration index; geographical detector; driving factors; Xinjiang